

譽滿東瀛 名傳中土

趙飛鵬

楊守敬及其觀海堂藏書

圖書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，記載了人類的智慧與經驗。圖書的累積與傳播，也使得前人的智慧與經驗，在不斷傳承、學習之中，推動人類文明繼續向前邁進。歷代知名或不知名的藏書家，竭盡心力保存珍貴的古籍文獻，形成豐厚的文化資產。近代藏書家甚至遠渡重洋，訪書海外，將文化尋根的觸角，延伸至異邦。楊守敬「觀海堂」，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本文介紹楊氏之生平及藏書經過、學術成就，分析其藏書活動在中、日近代史中的地位與意義。

參政院參政楊守敬，學術湛深，著述宏富，碩德著猷，海內知名。自簡任參政以來，協力襄贊，尤能恪盡厥職。茲聞溘逝，悼惜殊深，著追贈少卿，並交政事堂飭銓敘局核議給卹，以示優崇宿學之意。此令。

這是民國四年一月十二日當時的

總統袁世凱（一八五九—一九一六）

頒布的「大總統令」（註一），用以表彰中國近代極為重要的一位學者及藏書家——楊守敬先生。然而，這一紙令文只著重於楊氏的學術、著述，以及擔任參政時的貢獻，並未提及他在私家藏書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影響。本文將先針對楊氏之生平及藏書經過、

學術成就略作介紹，而後分析楊氏藏書活動在中、日近代史中的地位與意義。

生平及藏書緣起

楊守敬（一八三九—一九一五），譜名開科，學名楊愷，字雲朋，號心物；後更名守敬，字惺吾，



《日本訪書志》 清光緒23年京都楊氏鄰蘇園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 民國 《楊守敬傳稿》 清史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別署鄰蘇老人，清宣宗道光十九年（一八三九）四月十五日（陽曆五月二十七日）出生於湖北省宜都縣陸城鎮新街老宅。四歲時父粹然公（一八一六～一八四二）逝世，賴經商之祖父誠齋公（一七八六～一八六八）養育成人，曾由母親教以識字讀書。七歲入私塾，十一歲時，因祖父年事已高，需要人協助，便輟學在家，白天習商，晚間仍讀書學文不停。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），從朱景雲讀書，十月應院試，得入學。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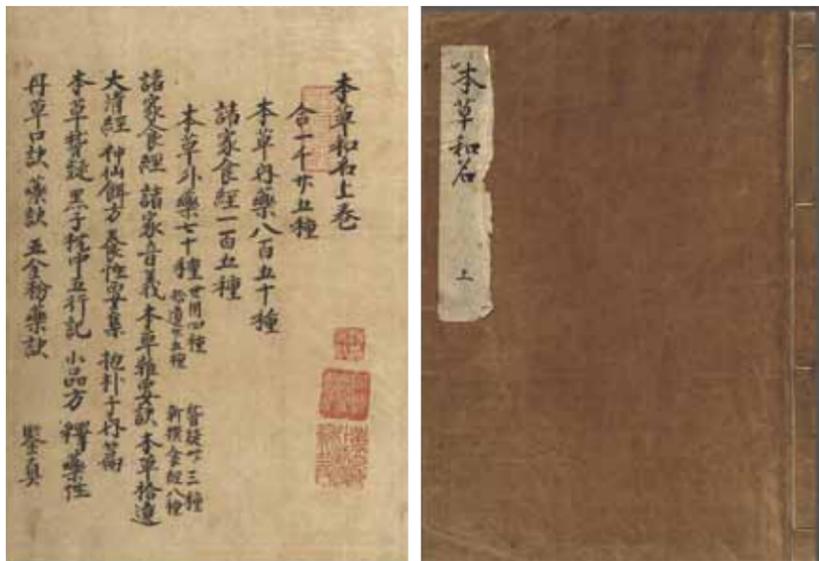
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，應湖北省鄉試，中第八十名舉人，時年二十四歲。此後屢次進京參加會試時，結交當世的學者，賞奇析疑，學問日進，又利用閒暇，蒐購金石碑版，往往滿載而歸。楊氏日後對金石文字鑑別之精識，即是由此開始培養。（圖一）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），應清廷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（字子峨，一八三八～一八九一）的邀請，東渡日本，任使館隨員。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，改由黎庶昌（字莼齋，一八三七～

一八九六）出任公使，仍留為隨員。在此期間，一方面大量搜購日本所藏中國古鈔舊刻，引起日本學界重視；另一方面幫助黎氏編印《古逸叢書》（註二），將中土罕見的秘籍流傳於世。十年（一八八四），《古逸叢書》刻成，傳回國內，當時人都嘆為精絕。五月差滿歸國，任黃崗縣教諭。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，再赴京會試，仍不中，自此絕意科名，回鄉專力著述。十四年（一八八八），在黃州築屋藏書，因其地與宋·蘇東坡「雪堂」故址相近，於是稱為「鄰蘇園」，並自署「鄰蘇老人」。十七年（一八九一），轉黃州府儒學教授。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，應張之洞（一八三七～一九〇九）電邀，任兩湖書院與地門教習。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，將在日訪書所撰之題記，選擇一部分刻成《日本訪書志》十六卷。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，轉任武昌勤成學堂（前身為張之洞創辦之經心書院）總教長。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，於武昌菊灣購地，起建書樓；其「觀海堂」藏書樓之名，約起於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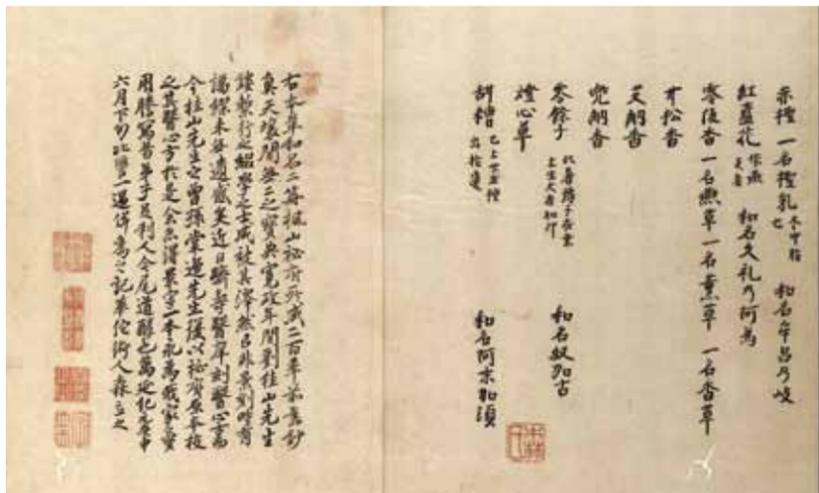
時。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選授安徽霍山縣知縣，以年老辭去。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，勤成學堂改為存古學堂，仍任總教長。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，辭總教長職。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，任湖北通志局纂校。辛亥革命事起，避兵遷居上海，以賣字維生。當時有日本軍事顧問官寺西秀武（一八六九～一九五一），呈請都督黎元洪（一八六四～一九二八）張貼告示，保護楊氏藏書，幸而未受兵燹。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，因校定《水經注疏》的需要，將所有藏書移運上海。三年（一九一四），袁世凱堅請出任顧問及參議院參政，為了謀生，只得勉強入都，參與政事之餘，仍以學術著作為念。不久，由北洋政府出資將上海藏書次第北運。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一月九日逝世於北京，享年七十六歲。楊氏身後，其所有藏書於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為北洋政府收購，並分為兩部分，一部分存藏於故宮博物院，一部分撥歸新成立的松坡紀念圖書館（註三）。此

後，故宮所藏的觀海堂舊籍，一直與故宮文物同行止，直到大陸易幟，渡海來台，至今仍妥善保存於故宮的善本書庫中。松館的藏書，則於一九四九年後併入北京圖書館。
日本訪書
楊氏「觀海堂」藏書，大多得自日本；他在日本訪書的經過，也有值得大書特書之處。
楊守敬赴日任職之年是光緒六年，當時日本則是明治十三年，一連串的革新運動已達如火如荼的階段。《訪書志緣起》云：「日本維新之際，頗欲廢漢學，故家舊藏，幾於論斤估值。」（註四）吳天任撰《楊惺吾先生年譜》，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下云：「是時日本正值明治變法，百度更新，國人於漢學舊籍，棄如敝屣，先生日游市中，頗多未見珍本，因出所攜碑版古錢，以有易無。」陳衍《楊守敬傳》中也說：「時日本維新伊始，唾棄舊學舊書……，千百年來的佚書遺文，因此契機而復歸中

土，實為中日交流史上的一頁奇蹟！
在楊守敬之前，已經有人注意到從日本找回失落古書的可能。最早如宋代歐陽脩《日本刀歌》曾云：「徐福行時書未焚，逸書百篇今尚存。先王大典存夷貊，舉世無人識古文。」雖然只是出自傳說，多少已引起後人注意。比楊守敬先到日本的黃遵憲（字公度，一八四八～一九〇五），即曾勸楊氏留意收集，其《日本雜事詩》第七十九首云：
鐵壁能逃劫火燒，金繩幾縛錦囊芭。彩鸞詩韻公羊傳，頗有唐人手筆鈔。
自注云：
日本佛寺多以石室鐵壁藏經，秘笈珍本，亦賴之以存。變法之初，唾棄漢學，以為無用，爭出以易貨，連檣捆載，販之羊城。余到東京時，既稍加珍重，然唐鈔宋刻，時復邂逅相遇。及楊惺吾廣文來，余語以此事，並囑其廣為搜輯，黎璉齋星使因有刻《古逸叢書》之舉，此後則購取甚難矣。



圖四及五 《本草和名》 日本萬延元年今尾道醇影寫古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楊守敬蒐購圖書大多來自森立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《本草和名》卷末即有森立之親撰的手書題記。



圖三 《日本訪書志·緣起》提到森立之等日本友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《日本訪書志·緣起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京學士院會員。生平嗜好藏書，多至二萬卷，有「雙桂樓」藏書印。精於考據，為學大抵主漢宋調和之論。

3. 町田久成（一八三七～一八九七）號石谷道人，薩摩（今鹿兒島縣）人。壯年曾隨林復齋（一八一〇一

一八五九）習漢學，明治初，任參議，歷任帝國博物館長、元老院議員等。其人精鑑別古書畫器物，晚年好佛，悉賣所藏出家，世視為奇人。

其他見於《日本訪書志》者，還有巖谷脩（一八三四～一九〇五），

楊氏乃乘勢因便，在外交事務之餘，展開古籍文獻的搜訪。《訪書志緣起》云：

庚辰東來日本，念歐陽公「百篇尚存」之語，頗有收羅放佚之志，茫然無津涯，未知佚而存者為何本。乃日遊市上，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，不一年，遂有三萬餘卷，其中雖無秦火不焚之籍，實有奄然（註五）未獻之書。（圖二）

楊氏最初只是自己隨機搜購，原則是「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。」後來得到日本友人森立之的協助，才有明確的線索。《訪書志自序》云：「旋交其國醫員森立之，見其所著《經籍訪古志》，遂按錄索之。」《訪書志緣起》云：「日本舊有鈔本《經籍訪古志》七卷，近時澀江道純、森立之同撰，所載今頗有不可蹤跡者，然余之所得，為此《志》之所遺，正復不少。」楊守敬在日本，正因得到許多友人協助，充分掌握各種訪書資訊，因而所獲甚豐。在《訪書志》及各序跋中，提到幫助蒐訪的日本友人，重要的有：

助益最多；高根虎松幫助校抄書籍；松崎明復、柏木政矩、杉本仲溫等人也都曾幫忙蒐訪書籍。（圖三）

讀者也許會很好奇：楊守敬的日語很好嗎？他在日本是怎樣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呢？其實楊守敬並不通日語，雖然他在駐日本公使館是以「通譯」的名義任職（註六），但並不負責翻譯，而是從事文書工作。他和日本人的交流，都是通過「筆談」的方式進行。日本自古深受漢文化的薰陶，知識份子即使不會說漢語，但一定會寫漢字，看得懂中國古書，程度好的甚至會寫漢文、作漢詩；因此，中日文人交往時，最佳媒介就是以書寫漢字交談。現存有一部《清客筆話》（註七），由森立之編纂，便記載了當時與楊守敬等通過筆談交流的過程。其中包含大量訪書、購書、抄錄、校勘、刻印等的記錄，不但是研究楊守敬訪書經過的第一手資料，也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。（圖四、六）

楊守敬在日本訪書求書，當然也不是處處順利，當遇到困難時，全憑

1. 森立之（一八〇七～一八八五）字立夫，號枳園、醒齋等。其家世代為備後國（今廣島縣）福山藩侍醫，年青時曾從江戶大儒狩谷望之（號掖齋，一七七五～一八三五）習漢學，從伊澤蘭軒（一七七七～一八二九）習漢醫，與澀江全善（名道純，號抽齋，一八〇五～一八五八）等合稱「蘭門五哲」，幫助其父森雲竹為狩谷氏校刊《和名類聚抄箋注》，又精本草學，著有《神農本草經校注》、《本草經藥和名考》等。森氏除了幫助楊守敬訪書之外，自己的藏書也有不少流入觀海堂。

2. 島田重禮（一八三七～一八九八）字敬甫，號篁邨，武藏大崎（今埼玉縣）人。初從海保漁村（字元備，一七九八～一八六六）、安積良齋（名重信，一七九一～一八六一）遊，後入昌平黌。明治初年（一八六八），受聘為村上侯藩學督導，又創「雙桂精舍」以授徒。明治二十一年（一八八八），受文學博士之號，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二）入選東



圖七 《日本訪書志·自序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其堅毅不捨的精神，終能達成目標。如《訪書志》卷一「宋刊尚書注疏」條下云：

余至日本，竭力搜訪，久之乃聞在西京大阪收藏家，余囑書估信致求

的調查報告。如卷四日本古鈔

《一切經音義》條末云：

余於癸未（一八八三）嘉平月十四日，因舊局長町田久成始得見之，意欲影鈔之，以歸期迫不及待而罷，僅摹其首葉款式，入之《留真譜》中，然耿耿於心未能釋也。書以告後之渡海者，其勿忽諸！

（二）引用許多日本資料

因《訪書志》所著錄的都是在日本所見所得之書，又有許多日本人的著作，在考證時，自然大量引用了日本方面的資料。茲略舉《訪書志》中引用的日本書籍如下：

1. 吉田篁墩《近聞寓筆》（卷二宋刊本《論語集解》）
2. 藤原貞幹《好古目錄》（卷十一古鈔本《蒙求》）
3. 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（卷三日本古鈔《玉篇》殘本）
4. 《日本皇統紀略》（卷四舊鈔本《淨土三部經音義》）
5. 《征韓偉略》（卷六日本刊《懲寇錄》）

之。往返數回，議價不成。及差滿歸國，道出神戶，適親乘輪車至大阪物色之，其人仍居奇不肯售。余以為日本古籍有所見，志在必得。況此宋槧經書，為海內孤本，交臂失之，留此遺憾！幸歸裝尚有餘金，適破慳得之，攜書歸。時同行者方詫余獨自入大阪，及攜書歸舟，把玩不置，莫不竊笑癖而且癡，而余不顧也。

除了透過友人的協助外，楊守敬自己還運用購買、交換、贈送、借鈔等方式得到大量圖書。總計楊守敬在日本四年多，所得古籍「東瀛一行，著錄數萬卷」，至少是現存的一倍多。

學術成就

楊守敬學識宏富，著作等身，尤其以地理、金石、目錄三項為精絕，兼長書法；生平又推行刊刻古書，不遺餘力，也常代人刊印流通，修學好古的精神，即在清儒中也不多見。現僅就其目錄版本學成就簡述如下：

6. 《類聚國史》（卷十二古鈔《文選》殘本）
7. 《倭名類聚鈔》（卷十二古鈔《文館詞林》殘本）
8. 空海《文鏡秘府論》（卷十二元刊《河嶽英靈集》）
9. 《弘法大師傳》（卷十五古鈔本《文鏡秘府論》）
10. 《日本書紀》（卷十六古鈔卷子《須賴王經》）
11. 森立之《經籍訪古志》（卷十舊鈔《普濟本事方》）（按：楊氏引用此書甚多，因其在日本訪書即以此書為津梁。）

二、版本學

楊守敬在版本學方面的成就，亦散見於《訪書志》之各書題記，歸納其方法及特色有：（一）考版本時代：由避諱、行款、字體等辨時代；由引文、序跋、前人考證等辨時代；以地理學知識定版本時代。（二）析版本源流，（三）定版本優劣，（四）辨版本特色。其中「以地理學知識定版本時代」可說是楊守敬的一

一、目錄學

楊守敬在目錄學方面的成就，主要集中在《日本訪書志》（以下簡稱《訪書志》）。《訪書志》初刻於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四月，書前〈自序〉云：「光緒庚辰之夏，守敬應大埔何公使如璋之召，赴日本充當隨員，於其書肆頗得舊本，旋交其國醫員森立之，見所著《經籍訪古志》，遂按錄索之。：每得一書，即略為考其原委，別紙記之，久之得二十餘冊。：乃先以字畫清晰者，付書手錄之，釐為十六卷。」可知《訪書志》所收並非楊守敬藏書題記的全部。據《訪書志》觀察歸納，其目錄學有以下特色：（圖七）

（一）在藏書目錄之外，別樹一格

《訪書志》與歷來的藏書目錄、解題目錄等，最大的不同之處有：

- 1、限定範圍——所著錄者以在日本所見、所得的書為主，故冠以《日本訪書志》之名。
- 2、所著錄者不僅為所藏之書，也有經眼知見之書，等於是海外文獻

家之長，因為楊守敬精於地理沿革之學，運用地理知識考證版本時代，往往為他家所不及。如《訪書志》卷六古鈔本《列仙傳》：

《文賓傳》：「太邱鄉人也」，前漢無太邱縣，後漢屬沛國；《木羽傳》：「鉅鹿南和平鄉人也」，（原注：平字疑衍）前漢南和屬廣平國，後漢改屬鉅鹿；又《瑕邱傳》：「甯人也」，兩漢上谷郡有甯縣，魏晉以下省廢。據此三證，似為東漢人所作，然又稱安期先生為琅琊阜鄉人，瑯琊無阜鄉縣，據下文兩稱阜鄉亭，則知非縣名。又《騎龍鳴傳》：「渾亭人也，則並不著郡縣名（原注：渾亭無考）。又《雜文傳》：「南郡郿人也，南郡無郿縣，按：南郡有郿、郿、郿三縣，未知是何縣之訛，其為方士所託無疑。」

楊守敬在版本學上還有一項可稱國人創舉的貢獻，那就是《留真譜》（註八）的刊行。因為版本學原是經驗累積的學問，所謂：「神而明之，要



圖八 文中所提黃岡縣知縣楊葆初，為與楊守敬刊刻《景蘇園帖》者。《景蘇園帖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在多讀多看，潛心體察。捨此而外，無他術也。」（註九）可見親自觀察、摩挲善本書是鑑別版本必要的基礎。但善本書並非人人可得、人人可見，於是要學習版本之學，只好借鑒前人親自獲得的經驗，就是各種藏書志的記載。然而以往的藏書志對於善本書只有文字描述，讀者終究不容易得到具體的印象，也就沒有辦法真正運用到鑑別工作上去。這個問題日本人先想出的解決辦法，楊守敬的《留真譜》初編自序說：

著錄家於舊刻書，多標明行格以為證驗，然古刻不常見，見之者或未及卒考，仍不能了然無疑。余於日本醫士森立之處，見其所摹古書數巨冊（原注：或摹其序，或摹其尾，皆有關考驗者），使見者如遵真面目。顏之曰：《留真譜》，本（河間獻王傳）語也。（註十）余愛不忍釋手，立之以余好之篤也，舉以為贈。顧其所摹多古鈔本，於宋元刻本稍略，余仿其意，以宋元本補之。

可知後來出版的《留真譜》是在森立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，但在中國而言，畢竟是首開風氣的。楊守敬此例一開，以後繼承其法的頗多，只是不再用「留真」二字。如繆荃孫的《宋元書影》、瞿氏《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》、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《益山書影》等，用書影之名；前中央圖書館出版的《宋本圖錄》、《金元本圖錄》；前北京圖書館的《中國版刻圖錄》，也都是師承其意而改用圖錄之稱。此外，《留真譜》由於出版時間較早，仍然使用傳統的木刻印刷，較之後來各書的石印、照相影印等方式，在技術上自然難得多，但仍能逼近原刊，也具有難得的藝術價值。而其中著錄的許多日本官藏善本，只有利用此書可以稍窺一二，再與《訪書志》的說明互相參證，不啻足不出戶而秘笈在目，實在有助於拓展版本學者的眼界。

結語

楊守敬觀海堂藏書在近代初無赫

赫之名，直到晚近纔為世人所知，然而其藏書成就，具有與傳統藏書家截然不同的意義，此則應從晚清中、日兩國的歷史文化發展背景加以了解，才能見其底蘊。

楊守敬出生成長的十九世紀中末葉，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重要的一段歲月。而對於日本而言，也是由弱轉強，躋身世界的關鍵年代。清末不少知識份子面對此一「千古未有之變局」，提出種種救亡圖存的見解，也對朝廷以及頑固守舊的官僚深感不滿。當時對國際局勢認識很深的黃遵憲，在其《日本國志·敘》裡有一段話：

昔契丹主有言：「我於宋國之事，纖細皆知，而宋人視我國事如隔九重雲霧。」以余觀日本士夫，類能讀中國之書，考中國之事。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，足已自封，於外事不屑措意。無論泰西，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，擊柝相聞，朝發可以及夕至，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，可望而不可即。若鄙行之談九州，一

似六合之外，荒誕不足議論者也，可不謂狹隘歟！

反映出當時士大夫普遍昧於時勢，頑固自守的現實情況。能夠具備國際觀的士人，畢竟只是少數。楊守敬的一生，伴隨者清末跌宕起伏的歷史場景，其重要經歷，也多見證了重要歷史事件。如其中舉之年（一八六二），第二次鴉片戰爭剛結束，太平天國之役正處於關鍵時刻；而慈禧與恭親王奕訢的奪權成功，決定了此後中國的命運。這些歷史事件，對照起楊守敬的域外訪書，使我們感到一種特別的意味。雖然楊守敬基本上是傳統的讀書人，從事學問的研究，也是傳統的金石、目錄版本等；甚至他的地理學，也是考證學派的舊地理，不是西學輸入後的新地理。但他在光緒六年到十年，擔任駐日公使隨員期間，和外國人士時有接觸，對於國際局勢也有相當的了解，和清末保守固執的士大夫，畢竟有著很大的不同。他在《訪書志》裡，時而透露出對外交事務的關心，在以往

鄰蘇觀海

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

The Bibliophile Yang Shoujing and His Guanhaitang
Library of Rare Editions and Antiquarian Books

6/7-12/14

【陳列室 Galleries】

展覽區 104

【開放時間 Opening hours】

全年開放，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
週五、六夜間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

Open daily from 08:30 to 18:30 all year round

Friday and Saturday visiting hours extended until 21:00

《鄰蘇觀海—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》
導覽手冊於本院禮品部販售



的任何書錄裡是見不到的，即是這種差異的反映。現具錄如下：

1. 卷四影宋本《景祐天竺字源》七卷：邇來西洋文字頗有精者，而印度梵笑雖釋子亦多略之，竊惟數十年後，印度亦必多交涉之事，則此書又何可聽其若存若亡哉？

2. 卷六翻朝鮮本《東國史略》六卷：方今朝鮮為我外藩最要之區域，俄人俯瞰於北，日本垂涎於東，英法各國又皆與之互市立約，幾成蜂擁之勢。則欲保我邊陲，尤宜詳其立國本末而資我籌策，此葆初大令（案：楊葆初，四川人，曾任黃岡縣知縣，當時楊守敬任黃岡縣教諭，二人合作刊刻《景蘇園帖》（圖八））所為亟謀刻此書之意，固不徒侈見聞為考列史外傳之助也！

3. 卷六鈔本《華夷譯語》不分卷十冊：今泰西之語遍於寰中，而環衛我國者或反少解其語，一旦有事，不慮隔闕乎？此亦當今必要之書也。

其中關於朝鮮的一條，後來史實證明楊守敬的憂慮是對的。雖然在今天看起來，將古人編寫的書籍當作外交工作的依據，並不是很高明的見解，但在當時的環境中，已是非常難得的了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楊守敬

「觀海堂」藏書的業績，是晚清對外關係中一次重大收穫。其反映在文化史上的意義，實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討。

作者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註釋

1. 吳天任，《楊惺吾先生年譜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一九七四，頁一六五。
2. 《古逸叢書》所收乃中土失傳或罕見流傳之書，共二十六種，二百卷，署名黎庶昌主編。據《鄰蘇老人自訂年譜》光緒七年條下云：「（黎公使）見余所為《日本訪書緣起條例》，則大感動，遂有刻《古逸叢書》之志。」可知此書是受到楊守敬的啓發而編的。
3. 松坡即蔡鐸（一八八二—一九一六），字松坡，號滌生，湖南邵陽人。嘗就學於長沙時務學堂，師從梁啟超。後改習軍事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，回國後歷任各軍事學堂教官。一九一一年任雲南陸軍協統，辛亥革命事起，與唐繼堯等起兵響應。民國建立，任雲南都督。民國四年，袁世凱稱帝，蔡鐸領導「護國軍」起而抵抗。民國五年病逝於日本福岡縣，梁啟超等名流於上海發起成立「松坡紀念圖書館」，民國七年改於北京成立，原址在北海公園快雪堂。
4. 本文所據《日本訪書志緣起》為吳天任《楊惺吾先生年譜》，同註一，頁八〇。
5. 齋然（ちようねん，九三八—一〇一六），日本真言宗僧侶，宋太平興國八年（九八三）自台州入宋，歷參南北名山古刹，曾謁見太宗，進獻日本銅器及古籍，其中有《孝經鄭氏注》為中土逸書。
6. 賈賤惠秀著，陳固亭譯，《明治時代中日文化的連繫》，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，一九七一，頁二二。
7. 森立之編，陳捷整理，《清客筆話》八卷，收錄於《楊守敬集》第十三冊，謝承仁主編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八。
8. 《留真譜》初編刊於光緒二十七年（與《日本訪書志》同時出版），二編刊於於民國六年，共收書五百六十八種。通行本為臺北廣文書局「書目五編」本。
9. 屈萬里先生、昌彼得先生合著《圖書版本學要略》，頁七一。
10. 《漢書》卷五十三，《景十三王傳》：「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，脩學好古，實事求是。從民得善書，必為好寫與之，留其真，加金帛賜以招之。」顏師古注：「真，正也。留其正本。」